哪些國家使用漢字

匡 吉

文化經緯

衆所周知，漢語是目前世界上最多人口使用的一種語言，但是如果以母語或官方語言而論，漢語使用地區其實並不很廣，僅僅有中國（包括大陸、台灣、香港及澳門）、新加坡，只不過台灣稱漢語爲「國語」，新加坡稱之爲「華語」。

但是，早在西元一世紀的時候，越南就已經引入並使用漢字。十三世紀時，一種叫作「字喃」的越南形聲字被創造了出來，並一直與漢字平行使用。十九世紀起，越南採用拉丁化新文字，一九四五年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後，隨着掃盲工作的開展，新文字在越南日益普及，而漢字的使用日漸式微。

朝鮮是在西元二世紀引入漢字的，使用漢字約有一千七八百年的歷史。一四四四年，朝鮮頒布推行《訓民正音》（李朝世宗皇帝頒布朝鮮拼音文字時使用的名稱），採用一種名爲「正音字」（即諺文，其書寫單位爲字母拼成的塊形式音節）的漢字筆劃式字母，夾在漢字中間使用。一九四八年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成立，政府廢除漢字而開始採用純諺文的拼音文字。

不過，韓國即使到了現在仍在使用漢字和諺文的混合體文字，其文教部曾經頒布過供大中學校使用的一千八百個「新訂通用漢字」和供一般情況下使用的一千三百個「常用漢字」，但民間往來的書面語，則因人而異，或用混合體文字，或用純拼音文字（韓字）。

西元三世紀時，日本也傳入了漢字，他們把漢字當成記音的字母來記錄日本語言；後來，又把記音字母的漢字筆劃進行簡化，創造出「假名」。到了七世紀，日本出現了漢字中夾用「假名」的日文。如今，漢字在日文中只是被當作「定型字」來使用，如果有寫不出的漢字，則可以直接寫「假名」。漢字在日本曾被限制在一八五〇個，叫做「當用漢字」，另有九十二個漢字，作「人名特用字」。

一九八一年三月，日本的國語審議會向文部省申報了所擬訂的《常用漢字表》共一九四五字，替代了《當用漢字表》，並於當年十月公布施行。

現在，日本是世界上除中國以外使用漢字最多的國家，馬來西亞、印尼、泰國、緬甸等國由於華人比較多，漢字仍被使用，而越南、朝鮮等國因去漢化的深入，漢字已經越來越少地被使用。但我們若是去這些國家旅遊，在一些名勝古跡可以發現，那些碑文上的題詞等完全是漢字，這給人一種特別的親切感。近年來，一些韓國學者大膽提出恢復漢字在該國的使用和應有地位，頗爲引人矚目。

最佳的小說選

許定銘

讀書亭

現代文學的短篇小說選集非常多，我以爲趙家璧主編的《二十人所選短篇佳作集》（上海良友，一九三六）是最佳的一冊。此書由趙家璧邀請當代知名人士茅盾、蕭乾、靳以、沈從文、丁玲、巴金……等二十位名家共同編選。當時那二十位名家，分處於全國各地，每人各推薦年內所見最佳的短篇三篇，經篩選後，得四十七家的小說凡五十六篇，囊括了一九三五至三六年我國文壇上的傑作，此中包括端木蕻良的《遙遠的風砂》、陳白塵的《小魏的江山》、羅淑的《生人妻》、夏衍的《包身工》、宋之的的《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》、舒群的《沒有祖國的孩子》、羅烽的《第七個坑》……這個編選方法不單很全面，而且能排除了編者因個人喜好而存在偏見，是難得一見的選本，不僅能代表整個抗戰時期，實在是新文學史上極重要的一本選集。

《二十人所選短篇佳作集》是三十二開本，厚厚的九六七頁，精裝一巨冊，書後還有幾十頁像書話般的《良友文藝書目》，對他們的出版物作出簡介，增加了此書的可讀性。一九八二年廣州的花城出版社重印過，如今大家所見的即爲重印本書影，內容沒減少，還加了一篇趙家璧的《重印後記》，應該不難找，有興趣的不妨找來看看。

靜坐

魏泉琪

人生在線

幕牆內外（速寫） 唐 亮

閑來雜讀，晉人嵇康的《養生論》對「心靜」有獨到之見：「更宜調息靜心，常如冰雪在心，炎熱亦於吾心少減，不可以熱爲熱，更生熱矣。」這就是說，無論冬冷夏熱，遇事都要心平氣和，靜心以待。

想想也是，在慌亂中往往會迷失方向，不如保持靜默，拭去心靈的躁動，這樣才會頭腦冷靜，所謂寵辱不驚，看門前花開花落，去留無意，望天上雲舒雲捲。其意既是方法，也是心態。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

二千多年前，老子就說過：「清靜物之正。」莊子更進一步發揮：「水靜猶明，而況精神？聖人之心靜乎？天地之鑒也，萬物之鏡也。夫虛境恬淡，寂寞無爲者，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。」

其實，靜坐是儒、道、釋三家共有的初步門徑。清末曾國藩也在日記中說「靜」字功夫要緊。王陽明亦「靜」功很深，所以能不動心。他主張精神靜養必須按照靜坐、平淡、改過三個步驟去進行。他還說，自修之道，莫難於養心；養心之難，又在慎獨。

不僅古賢古哲如此。當代企業家也有主張靜心慎獨的。如李清明，在現實生活中遇到較大困難，一時解決不了，他採取的辦法是：閉門謝客，一杯好茶，一根好煙，淨身漱口，靜坐一二個時辰，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甚至，在每次緊張的挑戰來臨之前，他都會爲自己保留一二個小時的心靈空間。

王維有首《竹裡館》詩寫靜坐獨坐的情景最妙：「獨坐幽篁裡，彈琴復長嘯。深林人不見，明月來相照。」這首詩物象聲色皆備，詩人獨坐竹林，彈琴長嘯，四野寂靜，靜觀默思，而明月多情，與人相親相融，表達了一種靜中的閑適自在與物我之間的融洽無間。

靜坐時心如止水，無念無慾，可以默察萬類，心觀八方。所謂「萬物靜觀皆自得」，靜坐能容納萬境，大至天地宇宙，小至一草一木，渺滄海於一粟，納須彌於芥子。這種看似形若無爲的靜坐，通過冥思調息，獨與天地精神往來，也可以使空閒變得充實。

古代除了王維，喜歡靜坐默坐的人眞還不少呢。例如白居易就非常喜歡靜坐。他的一首《松聲》詩寫他在皎潔的月夜靜坐，只有屋前兩棵松樹爲伴。微風輕拂，潛入松樹，在靜如處子的夜裡化作一片松濤。到半夜時候，寒雨暫至。他彈起泠泠的琴韻，這時松濤、雨聲、琴韻紛然雜作，一聽溽暑盡消，再聽昏煩悉除，卒至竟夕無睡意，感覺「心體俱悠然」。還有北宋王禹偁晚年貶爲黃州知州，在城西北造了兩間竹樓。白天辦完公事，便到竹樓享受閒趣。他頭戴華陽巾，身披鶴氅，儼如道士，然後手執《周易》，焚香獨坐。縱目窗外，江山秀麗，風帆沙鳥，煙雲竹樹。王禹偁把竹樓上的焚香獨坐，看作是謫居的「用生概」。

明代的憨山和尚更絕，他結庵廬山時，在給嚴天池的信中說，獨坐時面對的只有千峰積雪，萬壑松濤，當盈耳眩目時，皤然一老，鬢髮蓬鬆，頹然兀坐，擁衲圍爐，炭火融融，於是進入物我兩忘之境，「邈然不知有人世，而人世亦不知乾坤之內有此物也。積劫塵勞，又一洗殆盡，況二十年炎蒸毒霧乎！」

靜坐的趣味在於心閑與靜境互融爲一，唐岑參有詩說：「心澹草木會，興幽魚更通」，杜牧也說：「草色人心相與閑」，正好體現了中國傳統休閑文化的精義。由此可見，適宜於靜坐默坐獨坐的地方總不外乎月下、竹林、池邊、林間、山中、海濱、古剎、高台、空庭、幽閣、水榭、小軒……總之，一切寧靜、空曠、幽邃、優美的所在都適宜靜坐，當然，多數的靜坐還是在家中。焚香也可，品茗也可，靜靜地閑坐窗前，看藍天雲舒雲捲，鳥飛鳥還，聽風聲雨聲市聲，欣賞春花秋月，品味夏虹冬雪，可以深思，可以遐想，在靜坐默想中，溝通物我兩境。

如果雨天寒天熱天時，不合適外出，那末何妨靜坐斗室，此時易入靜境，也合養生之道。

近年從傳媒中獲悉，日本的美容花樣百出，「靜坐美容」方興未艾，好之者趨之若鶩。

日本專家認爲，靜坐「不僅是養生之道，還是美容養顏的方法。靜坐可以有效地調節心理，使之達到一種良好的平衡狀態。還可改善全身『液體循環』，這樣能使人部臉部皮膚內層水分充足，營養增加，使人容光煥發。」

靜坐據說還可以使浮躁不安的情緒趨於平靜，達到氣血平穩，陰陽平衡，愉悅身心，延年益壽。

今年國旗最熱銷

蕭 愚

繽紛華夏

儘管沒有權威的統計，但國旗在二〇〇八年成了中國最暢銷的產品是毋庸置疑的。從年初的冰雪災害到汶川地震災難，從奧運火炬境外傳遞受阻到奧運會的成功舉辦，中國人的愛國熱情一次次地激發起來，懸掛和揮舞國旗成了人們表達愛國心的自發行動。

北京的高小姐在奧運會前夕一次便購買了各式國旗十面，既有手揮旗，也有即時貼旗，還有車輛掛旗。平時追求時尚的高小姐，在自家電視機前、愛車、手包上都佈置上了國旗。「從沒覺得國旗像現在這麼漂亮！」高小姐自豪地說。懸掛國旗的而且確成爲時下北京城的時尚，這是平民百姓對國家舉辦奧運盛會那種強烈自豪感的流露。

走在京城的大街小巷，你會隨處見到插着小國旗行駛的汽車，車子一動，紅色國旗獵獵飄揚，成了街頭一道特別的風景。在長安大街、體育館路、民族園路等地區，街道兩側的商店、學校，飯店的門口紛紛掛起了國旗，北京老城區的胡同和四合院，許多家院門口也插着國旗，整座城市，迎風舞動的國旗蔚爲壯觀。

北京小商品市場一位出售汽車用品的攤販，把車掛國旗放在最顯眼處。這種售價十元人民幣的小國旗今年成了私家車主的新寵，自汶川地震之後，就不斷有前風檔玻璃上貼着國旗的車輛出現在人們的視線中。奧運期間，車上貼國旗更成了一道風景。賣國旗的攤販說，高峰時每天可以出售千面國旗。

不僅國旗熱銷，國旗貼紙也隨之火了起來。在各地市場，經常見到一種心形和方形的貼紙，上面印有五星標誌，並寫着「祖國萬歲」、「中國加油」等。攤主表示，這種貼紙很受年輕人的喜愛，大多數人都貼在臉上。

全國各地對國旗的大量需求，令生產企業不得不加班加點滿負荷生產。北京唯一的一間定點國旗生產廠，往年只有政府單位的訂單，每月產量八千多面，而今年每月訂單升到二萬多面，旗廠負責人客先生說：「今年個人需求數量增加很大，大家的愛國熱情非常高漲。」

江蘇同里國旗生產企業的黃先生表示，從今年四月以來，國旗廠收到的訂單越來越多。「和去年同期相比，國旗訂單量增加了十倍。」黃先生說，今年奧運火炬在境外傳遞時，境外的華人需要大批國旗，他們通過網路向國人尋求支援，他們就收到一些企業籌集捐款來訂購國旗，都是寄到海外的。

由於原先生產國旗的廠家不太多，加上生產力有限，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，令國旗一時間變成緊俏商品。浙江義烏國際商貿城有不少專營各類旗幟的商戶，以前做的基本上是外貿生意，自今年四月來，國旗內銷大增，國外也有不少訂單。國旗熱銷，自然喜煞銷售國旗的經營戶。然而，也有不少商戶緊鎖眉頭，原因是貨源不足，無法滿足顧客的需求。

商家普遍認爲，二〇〇九年是建國六十周年，適逢大慶之年，預料全國的國旗熱還將延續。

北京水立方外，身「穿」國旗的一家子（中新社圖）

悲喜面具

邵 丹

域外漫筆

去意大利玩的時候看到一組古羅馬戲劇面具，有一對題稱悲喜面具，一時分辨不出何悲何喜。一樣張大了嘴，彷彿人世有太多的難以置信。眼角都是下垂的。我能看出的明顯區別就是一圓臉一瘦臉而已。

從意大利回家後，純屬偶然，翻了亞里士多德的《詩學》，裡面竟有一章專門談喜劇與悲劇的區分，大意爲：創作是一種摹仿，摹仿有三種層次，將人摹仿更高更好的存在，或是如實描繪，或是摹仿低一等的存在。

悲劇，作爲史詩的承繼，是向上向好的。以我的理解，悲劇是人類想接近神的世界而不得，故此而悲。

喜劇呢，起源於民俗藝術，最初都是群衆演員，自發性質，還被禁止入城表演，後來才慢慢精緻起來，而被承認。喜劇的誕生地公認爲西西里。按亞里士多德的定義，喜劇因描寫「低一等的存在」，雖然並不一定認定「此世爲惡」，卻是「醜陋的」。喜劇描寫缺陷，醜陋，而這些缺陷與醜陋並不令人「痛苦」，亦不「致命」，是爲喜劇。喜劇面具的特色因此爲「醜陋，變形，卻不以爲苦」。

這才明白哪一張是喜劇面具，哪一張是悲劇的。這才意識到，那張悲劇面具挺像米開朗琪羅的——我認爲。

米氏最初想爲自己的墓地而雕刻悲悼像（Pieta），那擁抱扶持聖母與基督的修士，就是他的自身像。長長的臉被風衣的邊沿籠着悲哀，作品未完成。不能完成，亦不該完成。

分清了悲與喜，很有感於現代人對喜劇悲劇的，誤解——我能說是誤解嗎？意義當然可以轉變，也應該轉變。現當代一提喜劇，就是笑與快樂。雖也有所謂針砭時弊的追求，但這一目標的地位已下降，喜劇首要的，是引發笑聲。

想想那些情節劇吧，所謂有canned，罐裝笑聲，到了導演認爲該笑的地方，就播出來作背景聲。笑聲就像一次性餐巾紙，就算笑了，笑罷也過了。很多噱頭粗俗無聊，但我們也還是笑。如今要聯想喜劇面具，我們似乎更容易聯想到小丑的臉。

——古時的喜劇劇場裡也許同樣笑聲連連，但從創作者的角度來看，一切都沒什麼可笑的。那時候還沒有小丑這樣的專業吧？

既說到這，想起了但丁的《神曲》，英文爲「Divine Comedy」，直譯爲「神聖喜劇」。

我們知道，Comedy，喜劇，直到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，還完全不是什麼以笑爲目的藝術形式，不過是另一類的嚴肅。

在亞里士多德的評價裡，連悲劇都已是相對於史詩的淪落。因爲悲劇需要賣弄布景與故事，與史詩相比，顯然針對更低一層的受衆。高水準的受衆在精神上一點就通，不需要太多玄虛。老子所謂「大音希聲，大象無形」，原來能在古羅馬找到知音。

我們現在生活的年代實在是太喧囂了，充斥了廉價的笑聲與哭泣。

半寐之境

劉荒田

名居人語

午後，半躺在客廳的沙發上，讀沉甸甸的《新詩選》，久了手有點累，把書擱在肚皮上。角度不對，得稍稍抬起上半身才能讀。魯迅早年說過，新版書的缺點是沉重，尤其是精裝，只宜於年富力強者；人老了，只好讀線裝本。勉爲其難地讀着。不遠處的百葉窗，慈祥地透進淡淡的日影，有如長輩欣賞的眼神。

然後，消失在睡眠中。不知道睡了多久，也許比邯鄲儒生做黃粱夢那次短，證據是沒有任何夢的痕迹；更比不上爛柯山上的酣眠。醒來時，周遭依舊寂靜，日影倒是更模糊了。沉甸甸的《詩選》仍舊橫放在肚皮上，足見睡得安分守己。然而，問題來了，都是猶河漢之無極的大問題：我在何處？爲什麼在這地方？怎麼來這裡？來了多久？是不是合法？來後有沒有涉入官司或緋聞？總而言之，睜開眼睛的瞬間，什麼把握都沒有，人成了從睡眠的大海浮泛的泡沫。

身下可是故鄉老屋閣樓上的木板床？若是，窗外該傳來水牛的哞哞和小雞的唧唧。哦，是異國的家。慢着，幹麼老躺着，不必上班嗎？可別睡過頭耽誤巴士喲！躺得這麼舒泰，對我這樣以吃苦爲人生義務的小人物來說，怎麼說都是罪惡，怕是讓人下了蒙汗藥吧？再說，家裡的人走得一個不剩，是不是撂下我逃難去了？我恐懼地翻了翻身，沉甸甸的《詩選》跌下，在地板上發出沉悶的聲響。這麼一來，人倒清醒了。揉了揉老眼，兀自苦笑。

剛才一覺，時間短暫，也沒辦理睡前必不可少的手續，諸如洗澡，刷牙，換睡衣，吃醫生強令每天睡前必服的降膽固醇藥片。至多算半寐。似睡非睡，似夢非夢，游走在潛意識與顯意識的邊界，這經驗極爲奇特。記得兒時有過幾次，也是午後，醒來之後，混沌夾帶惶恐，嘴角黏着涎水，夢遊般在街上瞎逛，不知今日何日，人間何世。

半寐之境界可遇不可求。與之類似的半酣，倒容易達致。

爲此，我破例買了一瓶茅台。可惜素無酒癮，怕要反覆試驗，才能喝得恰到好處。

落葉頌

耿 法

從滿樹綠陰的盛夏開始，就偶爾有一張、兩張半黃的樹葉悄悄地隨風飄零，落到地上了。待到秋風漸緊，黃葉飄飄，在空中婆娑起舞，繪出一片美麗的秋景。秋天的落葉給林中小徑鋪上一層金黃的地毯，踩上去很柔軟。我走得有點累了，隨意地在這金黃的地毯上坐下，眯着眼細數眼前粉飛的落葉，欣賞落葉的舞姿，眞有一種「妙處難與君說」的感覺。忽然想到，人生不也有如一葉嗎？生命中該綠的時節在枝頭綠意葱蘢過了，該黃的時候就瀟脫地葉落歸根。花的凋謝是一種美麗，葉的凋零也是一種美麗。

落葉是豁達的，盡了自己的職責後，暢快地給來年新的嫩葉提前騰出位置，留下充足的養分。所謂「寵辱不驚，看庭前花開花落；去留無意，望天上雲捲雲舒」，落葉身上便有這樣的豁達精神。宋代的歐陽修說：「讀蘇軾書，不覺汗出，快哉快哉！老夫當避路，放他出一頭地也。」此時的歐陽修就是一片高貴的落葉，後人記住他的不僅是他的詩歌與文章，還有他爲傑出的文學新人「避路」的風範。

哲人說得好，世上最難的事，不是拿起，而是放下。因此，人生須學會放下。落葉是放得下的典範，儘管它也留戀曾經翠綠的枝頭，旋轉飄落時向大樹致以最後的敬禮，但它心甘情願地將昔日的光榮與貢獻徹底放下，默默地去肥沃泥土以回報大地的恩賜。

落葉當有一顆赤子之心啊！世上有的人面臨退休常懊惱不已，甚至即將告別人世時依然不肯放下，他們放不下什麼呢？無非是眷戀官位、權力、金錢而已，離開這些，他們感到十分孤獨。其實，他們缺少的並不是官位，權力、金錢，而是如落葉那樣的一顆赤子之心。

傅雷說：「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獨的，赤子孤獨了，會創造一個世界，創造許多心靈的朋友！永遠保持赤子之心，到老了也不會落伍，永遠能夠與普天下的赤子之心相接相契相抱！」落葉那樣飄逸，沒有一點孤獨，即使在泥土中，它們也相擁相抱，含笑而眠。

世上有一種落葉和自然界的落葉有所不同，無論金黃、淡紫還是殷紅，斑斕多彩，卻絕無枯槁的色澤。那就是思想的落葉、精神的落葉。

我的一位老師、著名雜文家王大海晚年著有一本雜文隨筆集，書名就叫《思想的落葉》，他說：「秋日晚霞的美和落葉一樣絢爛，緩緩地在靈魂中燃燒。」秋是收穫的季節，他在生命之秋以心靈爲筆，收穫的是一片片思想的落葉，這是他生命的感悟與思想探索的結晶，至今我翻閱時仍感受到他思想的活力。世界上眞正能打動人的思想之間，都有相通的地方，是有一種光亮，因爲它們都是赤子之魂燃燒發出的光芒，映亮人們的雙瞳和心靈。這樣的思想落葉永遠充盈着青春的汁液，永遠不會衰老。

我喜愛綠葉，但更讚美落葉……